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齊書卷三十七至三十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南齊書卷三十七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十八

到撝 劉悛 虞悰 胡諧之

到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彦之宋驃騎將軍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撝襲爵建昌公起家為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

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撫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
鸞被殺仍除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欲收物情以
撝功臣後擢為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撝
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
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庖廚豐腆多致賓客愛妓
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望帝令有司誣
奏撝罪付廷尉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
尚方奪封與弟賁撝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帝

除撝爲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從劉韞輔國王景文鎮南參軍並辭疾不就尋板假明威將軍仍除桂陽王征南參軍轉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賁表讓封還撝朝議許之遷司徒左西屬又不拜居家累年弟遁元徽中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垔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撝惶懼詣太祖謝即板爲世祖中軍諮議

參軍建元初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永嘉太守爲黄門郎
解職世祖即位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
長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數遊會㩁家同從明帝射雉
郊野渴倦㩁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舊德意
眄良厚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轉御史
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㩁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
過度爲左丞庚杲之所糾贖論三年復爲司徒左長史
轉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㩁問訊不修民敬爲

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長史遷五兵尚書出為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母憂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八弟賁初為衛尉主簿奉車都尉昇明初為中書郎太祖驃騎諮議建元中為征虜司馬卒賁弟坦解褐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亦為太祖驃騎參軍歷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豫章王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參軍出為晉安内史還又為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

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為三里以别宋氏帝族祖頴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劉延孫為南徐州初辟悛從事隨父勔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轉宗慤寧蠻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騎兵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横塘死虎累戰皆勝歷遷員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參軍代世祖為尚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未之任復從父勔征討假寧朔將軍拜鄱陽縣侯世子轉桂陽王征

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內為明帝所親待由是與

世祖款好遷通直散騎侍郎出為安遠護軍武陵內史

郡南江古堤久廢不緝悛修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

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

同爨表其門閭悛强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

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為荆州僮出謁至是又

出謁悛明帝崩表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

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仍除散騎

侍郎桂陽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悛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項後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哭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為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曰承至性毀瘠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縑纊撤温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摠衆軍出頓玄武湖悛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名見悛兄弟皆羸削改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

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内史行湘州事未發霸
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世祖鎮
盆城上表西討求悛自代世祖既不行悛除黄門郎行
吴郡事尋轉晉熙王撫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
為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將軍如故襲爵鄱陽縣侯世
祖自尋陽還遇悛於舟渚閒歡宴敘舊停十餘日乃下
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修父友之敬太祖
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

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
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初倉梧
廢大祖集議中華門見悛謂之曰君昨直耶悛答曰僕
昨乃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
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
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進不遠怨前代退
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
尉時世祖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屛風帷帳世

祖即位改領前軍將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帶南兖州以悛為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轉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祀悛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泣涕初義陽人夏伯宜殺剛陵戍主叛渡淮虜以為義陽太守悛設計購誘之虜_缺州刺史謝景殺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悛於州治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銅甑山罍罇銅豆鍾各二口

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
世祖著鹿皮冠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
夜乃去後悛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
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
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尋以本官行北兖州緣淮諸
軍事從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如
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尋改為内史隨府轉安西悛治事

嚴辦以是會旨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畧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

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宜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禄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効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

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宴駕事寢永明八年悛啓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

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鑑為持節監益寧二州諸

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悛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世祖宴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啟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悛婦弟王法顯同宋桂陽事遂啟別居終身不復見之海陵王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民尚書尋除正高宗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

馬都尉建武二年虜主侵壽陽詔悛以本官假節出鎮
渜湖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虜寇既盛悛又以本官出
屯新亭悛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為鄱陽王鏘納悛妹為
妃高宗又為晉安王寶義納悛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
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
未拜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
書如故衛送山陵卒年六十一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
謚曰敬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黄門郎悰少而謹敕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悰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王參軍尚書議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員郎累至州治中别駕黄門郎初世祖始從官家尚貧薄悰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上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為中軍引悰為諮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謐持手書謂悰曰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

長史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為豫章内史將軍如故悰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馬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將軍如故悰善為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黄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行馬内驅打人為有

司所奏見原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拜遷祠部尚書世祖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糲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轝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出為冠軍將軍車騎長史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鬱林立改領右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悰竊歎曰王徐

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興元年復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賫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勠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上表曰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星紀終慙報答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條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職

盡療餘辰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禄大夫尋加正員常侍永元元年卒時年六十五悰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從弟衮矢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衮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衮以不豫事得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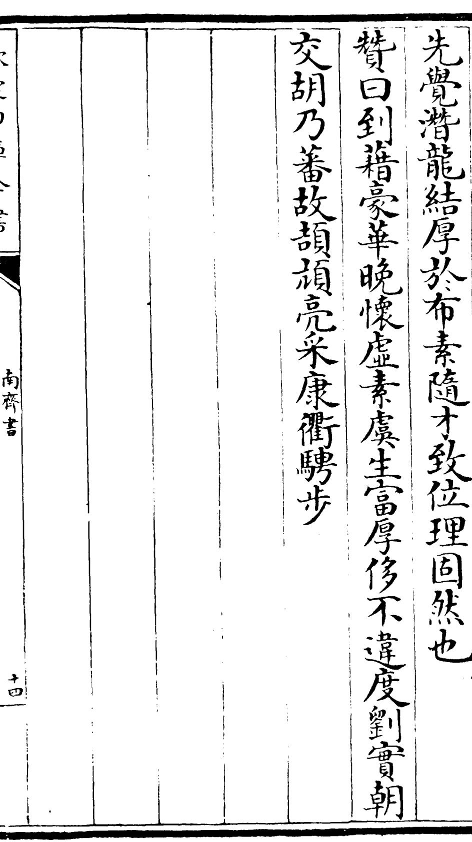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康之治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初辟州從事主簿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撫軍行參軍晉熙王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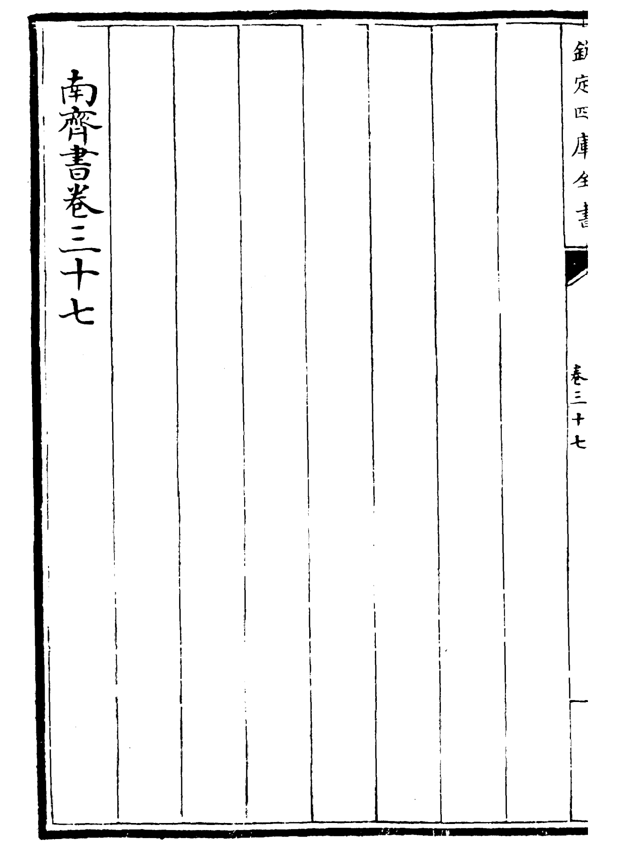
局見稱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領汝南太守不拜除射聲校尉州别駕除左軍將軍不拜仍除邵陵王左軍諮議世祖頊盆城使諮之守尋陽城及為江州復以諮之為别駕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鎮襄陽世祖以諮之心腹出為北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内侯在鎮毗贊甚有心力建元二年還為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黄門郎領羽林監永明元年轉守衞尉中正如故明年加給事中三年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五年遷左衞

將軍加給事中中正如故諧之風形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諧之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諧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兄謨之亡諧之上表曰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諶之復早殞没與亡第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蔭

何圖一旦奄見棄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詔不許改衛尉中庶子如故八年上遣諧之率禁兵討巴東王子響於江陵兼長史行事臺軍為子響所敗有司奏免官權行軍事如故復為衛尉領中庶子本州中正諧之有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十年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年卒年五十一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肅

史臣曰送錢羸兩言此無忘一筍之懷報以都尉千金


可失貴在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爲利也愽矣況乎
先覺潛龍結厚於布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賛曰到藉豪華晚懷虛素虞生富厚侈不違度劉實朝
交胡乃蕃故頡頏亮采康衢騁步



南齊書卷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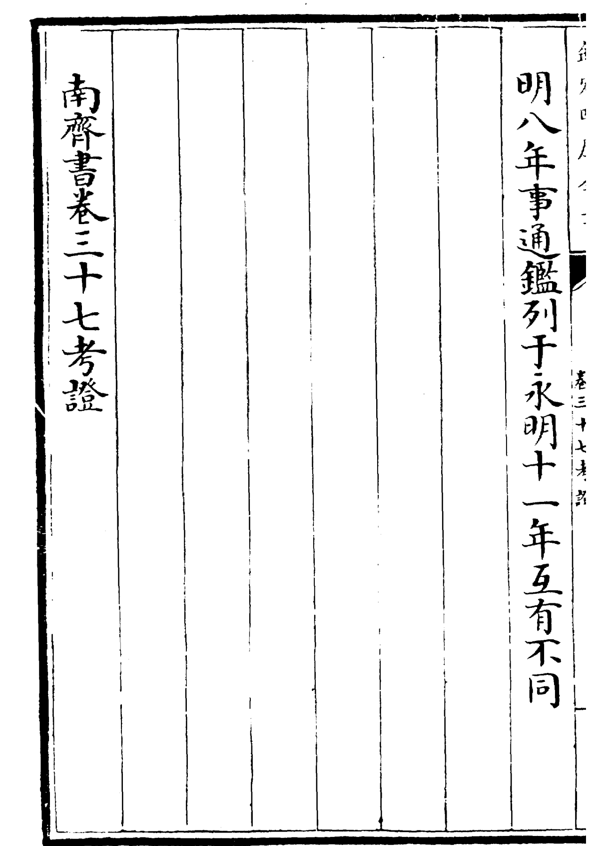
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劉悛傳劉悛○臣祖庚按南史云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爲臨讐改名悛焉傳不載

桂陽難加寧朔將軍○諸本同南史陽下有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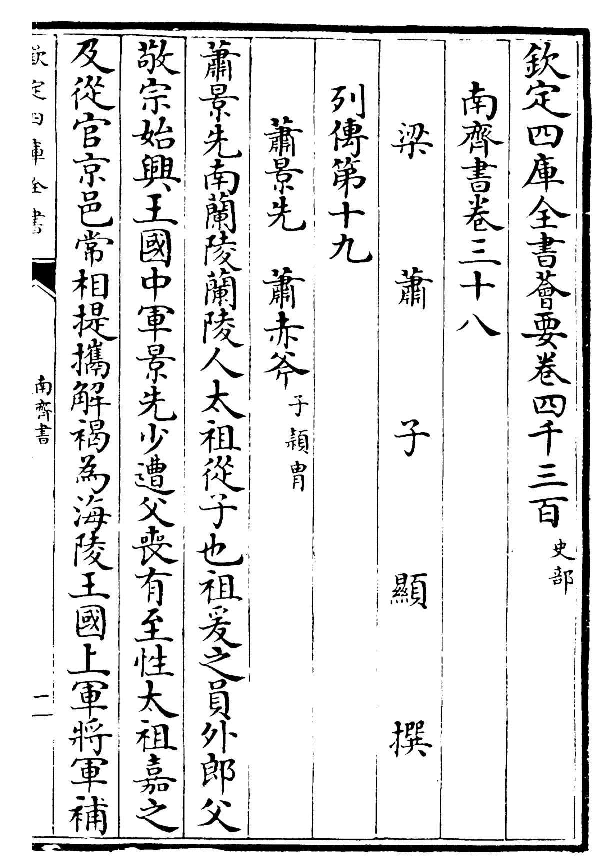
持哭墓側○哭南監本作喪於義較長

永明八年罷廣司二州○臣祖庚按通鑑考異曰悛出督廣州世祖自尋陽東下遇悛舟於渚閒是時齊未受禪也罷廣州計當在世祖居東宮時據此則非永



明八年事通鑑列于永明十一年互有不同

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三百 史部

南齊書卷三十八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十九

蕭景先 蕭赤斧 子穎胄

蕭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有至性太祖嘉之及從官京邑常相提攜解褐爲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

建陵令還爲新安王國侍郎桂陽國右常侍太祖鎮淮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内委以心腹除後軍行參軍邛縣令員外郎與世祖欵暱世祖爲廣興郡啓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世祖爲鎮西長史以景先爲鎮西長流參軍除寧朔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尋除諮議領中兵如故昇明初爲世祖征虜府司馬領新蔡太守隨上鎮盆城沈攸之事平還都除寧朔將軍驍騎將軍仍爲世祖撫軍

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邑五百户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上諱出為持節督司州軍州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是冬虜出淮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虜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驃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蕭惠朗二千人助景先惠朗依山築城斷塞關隘討天蓋黨與虜尋遣偽南部尚書頞跋屯汝南洛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又遣寧

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為聲援虜退進號輔國將軍景先啓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世祖即位徵為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軍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

外行游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為侯領太子

詹事本官如故遭母喪詔起起為領軍將軍遷征虜將

軍丹陽尹五年荒人桓天生引蠻虜於雍州界上司部

以北人情騷動上以景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州刺史

張瓌啓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蠆有毒宜時剿蕩可

遣征虜將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

司州諸軍皆受節度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

酒來迎軍未還遇疾遺言曰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

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闇弱每事不稱上懃慈旨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為作啓事上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王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

疋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温卹
徽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
還臺劉家前宅久閑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啓官
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麤猥奴
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
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啓聞乞恩卒時年五十上傷惜之
詔曰西信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自不勝任今
便舉哀賻錢十萬布二百疋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

虜將軍丹陽尹新吳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敏綢繆
少長義兼勲戚誠著夷險績茂所司方升寵榮用申任
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
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謚曰忠侯子毅以勲戚子
少歷清官太子舍人洗馬隨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馬諮
議參軍南康太守中書郎建武初為撫軍司馬遷北中
郎司馬虜動領軍守琅邪城毅性奢豪好弓馬為高宗
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遣軍圍宅毅時會賓客奏

伎聞變索刀未得收人突進挾持毅入與母别出便殺之

蕭赤斧南蘭陵人太祖從祖弟也祖隆子衞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歴官為奉朝請以和謹為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反廣陵赤斧為軍主隸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勲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户除車騎行參軍出補晉陵令員外郎丹陽令還除晉熙王撫軍中兵參軍出為建威將軍錢唐令

遷正員郎赤斧治政為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時議見許改除寧朔將軍太祖輔政以赤斧為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輔鎮東境遷黄門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於丹陽故治立宫上令赤斧輔送至甍乃還建元初遷武陵王冠軍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輔國將軍並如故遷長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為冠軍將軍寧蠻校尉出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

遷散騎常侍左衞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邑四百户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渇利永明三年㑹世祖使甲仗衞三廂赤斧不敢辭疾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為衾上聞之愈加惋惜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懿伯子頴胄襲爵

頴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太祖謂赤斧曰頴胄輕朱被身覺其趍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

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叅軍晉熙王文學頵胄好文義弟頵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頵胄詩合旨上謂頵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陸内史遷中書郎上以頵胄勲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内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為南徐州以頵胄為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兾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兾二州

刺史不行除黄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高宗廢立頴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頴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邑為六百户賜頴胄以常所乘白㺀牛上慕儉約欲鑄壊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頴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悦後預曲宴銀器滿席頴胄曰陛下前欲壊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寶玄鎮石頭以頴胄為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為衛尉出為冠軍將軍

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兖州府州事是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遠不即施行虜亦尋退仍為持節督南兖徐青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和帝為荆州以穎胄為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厮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頴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兵慮頴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幷襲荆雍書與頴胄勸同義舉頴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賫書與頴胄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頴胄以荆州同義舉頴胄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

起步軍征襄陽十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
從左右數十人詣潁冑潁冑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前
永平太守劉熙暈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陳秀
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内山陽入門即於車中亂斬之
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歸附遣使蔡道猷馳驛送山陽
首於梁王乃發教纂嚴分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
討荆雍贈山陽寧朔將軍梁州刺史潁冑有器局既唱
大事虛心委已衆情歸之加潁冑右將軍都督行留諸

軍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將
軍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穎胄獻錢二十萬米千
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别駕宗史獻穀二千斛牛二頭
換借富貲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黄金為龍數
千兩埋土中歴相傳付稱為下方黄鐵莫有見者乃取
此龍以充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
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胄司
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

守夫運不嘗夷有時而陂數無恒剥否極則亨昔商邑
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効節故風聲永樹卜世
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
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
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欝林昏迷顛覆
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
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絶業昧
旦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迺經禮緯

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𠎝畢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慼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竝勲彰中興功比周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渭陽追

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内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民為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宫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賴蕭令君勲濟宗祏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强牽制巨力迹屈當時廼心可亮竟不能内恕探情顯加鴆毒蕭令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疎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

以騁淫濫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為家勢營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婬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闤肆之間宵遊街陌之上提挈羣豎以為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即就梟翦夫天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徧黔首絶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勲高者速斃九族内離四夷外叛封境日慼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

不䘏不憂慢遊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阽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連帥家國之否寧濟是當莫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

主龎劇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别駕軍主宗史輔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譪等領勁卒三萬陵波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氷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被

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栁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繼發雄劔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爲之矞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

友蕭頴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㬭州勲業葢世謀猷淵肅既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茲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葢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勲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

道消之運受迫羣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
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
户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兹無赦戮及宗
族賞罰之信有如曒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遣冠軍將
軍楊公則向湘州王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剋巴陵
仍向湘州遣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頴胄遣人謂梁
王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梁
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藉以義心一時驍鋭且

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無有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穎冑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為相國穎冑領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帝即尊號梁州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並勸進穎冑使别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為蘭臺南郡太守為尹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柏

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為嘉祐殿中興元年三月顗胄為侍中尚書令假節都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荆州刺史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不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奏可梁王義師出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據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

陵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遣子璝拒義師頴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進峽口與巴東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衛之時軍旅之際人情未安頴胄府長史張熾從絳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門城内驚恐疑有同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頴胄弟頴孚在京師廬陵人修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千人襲郡内史謝篡奔豫章頴孚靈祐據郡求援頴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

簡進尅安成仍以為輔國將軍安成内史拜頵孚為冠
軍將軍廬陵内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主
彭盆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
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盆等頵孚
聞兵至望風奔走前内史謝篹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
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為安成内史頵孚
收散卒據西昌謝篹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頵孚
為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内史假節將

軍如故尋病卒後修靈祐又合餘衆攻蹇蹇復敗走豫

章劉希祖亦以郡降湘東内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

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主周敷為長史率前軍

襲湘州去州百餘里楊公則長史劉坦守州城遣軍主

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及聞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斬

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為郡人所殺郢城降義師衆軍東

下八月魯休烈蕭璝破汶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

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大震顏胄恐馳告

梁王曰劉孝慶為蕭瓚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本梁王曰公則今泝流上荆鞭長之義耳蕭瓚會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荆州少時持重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為難至潁胄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蕭瓚時梁王已平郢江二鎮潁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鱠至三升既聞蕭瓚等兵相持不決憂慮感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

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薄忝籍葭莩過受先

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

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

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

法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遘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永

結泉壤竊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實難守之未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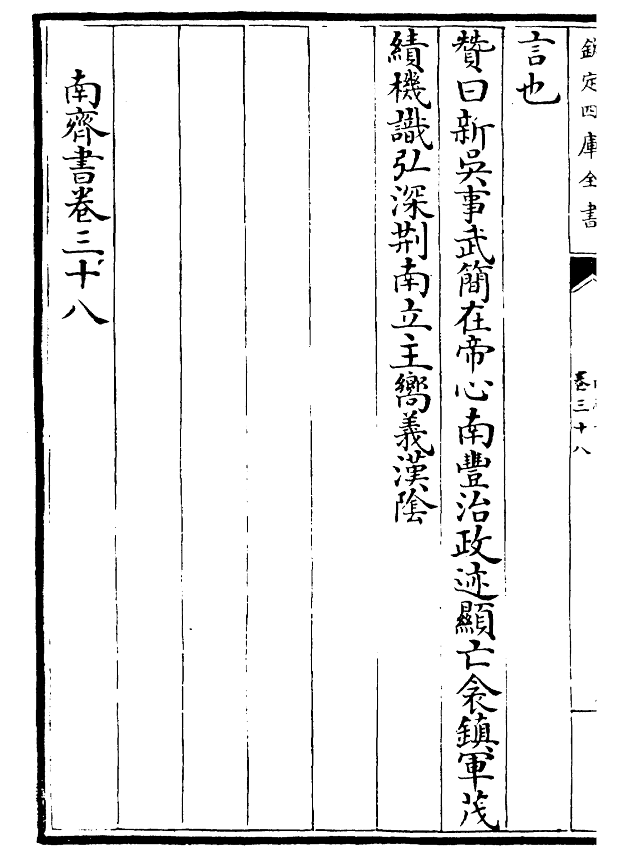
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艱難殷鑒季末顛覆

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衍元

勲上德光贊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
没無所遺恨時年四十和帝出臨哭詔贈侍中丞相本
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劒三十人轀輬車黄屋左
纛梁王圍建康城住在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秘
不發喪及城平識者聞之知天命之有在矣梁天監元
年詔曰念功惟德歴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
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宇淵邵清猷盛業
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

膺天段命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慟可封巴東郡公邑三千户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渚次詔曰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頴胄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可悉給謚曰獻武范僧簡贈交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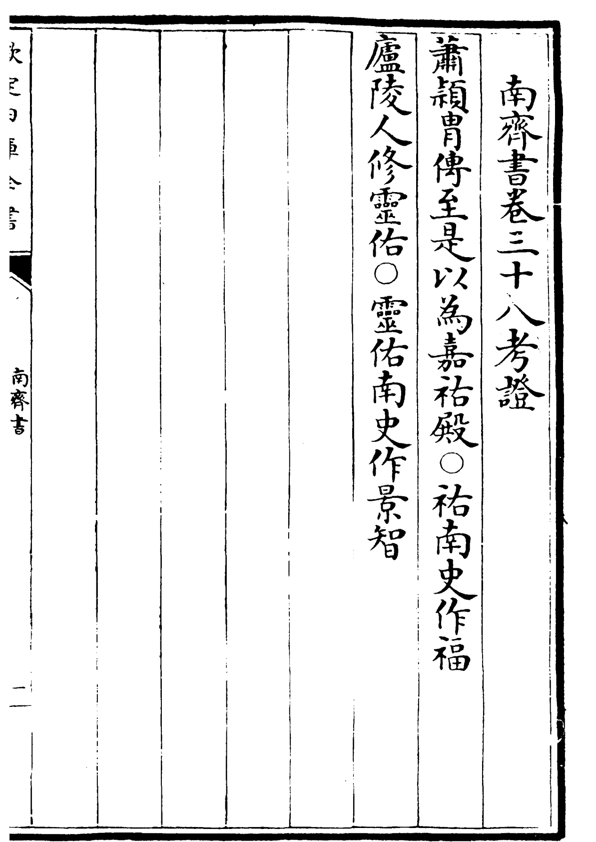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竝以戚族而為將相夫股肱為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



言也

贊曰新吳事武簡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衾鎮軍茂績機識弘深荆南立主鸞義漢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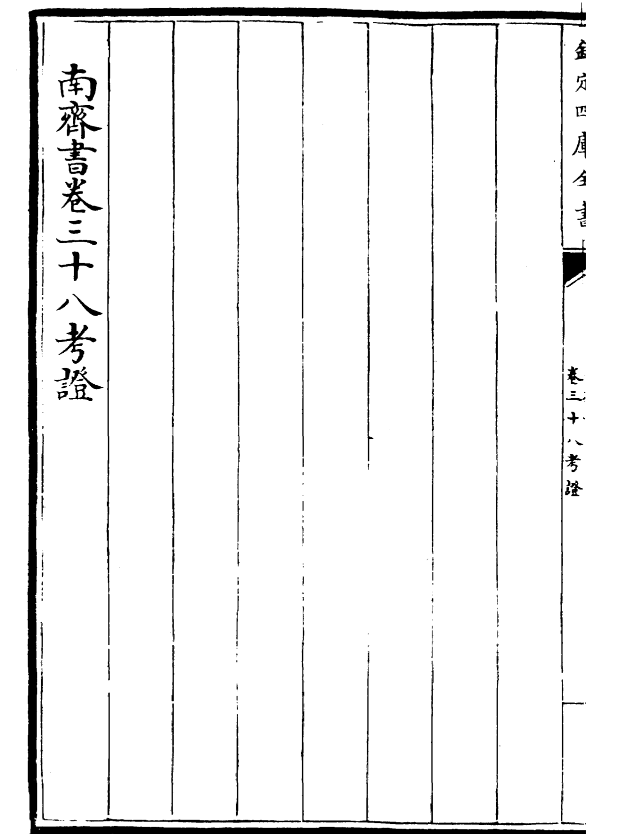
南齊書卷三十八



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

蕭穎胄傳至是以爲嘉祐殿○祐南史作福

盧陵人修靈佑○靈佑南史作景智



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

南齊書卷三十九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二十

劉瓛 弟璡　陸澄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治書御史瓛初州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别駕東海王元

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學愽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栁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為秘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並不拜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太祖踐阼名瓛入華林

圍談語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對曰陛下誡前軌之失加之以寛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既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宫門上欲用瓛為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後授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

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武陵王曅為會稽太守上欲令瓛為曅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巳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

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脱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繿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

侵豈宜攝齋河閒之聽剏迹東平之僚本無絶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敎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驤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存九九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温清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尉並不拜瓛姿狀纖

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世祖為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詺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

弔服臨送時年五十六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為瓛取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悦瓛即出其妻及居父喪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

曾不得其髣髴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瓛亦以為然仲熊歷安西記室尚書左丞瓛弟璡

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舉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為武陵王曅冠軍征虜參軍曅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

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尉板行佐兄璥夜隔壁呼璡共語璡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璥問其久璡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

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

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宰參軍補太常丞郡主簿北中郎行參軍宋泰始初為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于齊澄不引典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幷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

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絶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綏遠將軍襄陽太守並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為刼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

實撣其茂典寀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幷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爲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罸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秘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秘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别攝蘭臺檢校此經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没

蕃岳宰臣引咎謝愆而責帥之劾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秘霸季之貴道濟元勲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秘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為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奥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熈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為重劾凡兹十彈

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謐彈王僧朗王雲之陶寳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謐彈在今龕黜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依以為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之謬奉國憲今退所糾既行一時若黙而不言則向為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飡之責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由天鑒詔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

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淮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兖州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糾亦免勗官左丞劉睃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官左

丞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識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明年轉給事中秘書監遷吏部四年復為秘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為輔國將軍鎮北鎮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穈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

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儁神

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
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顔
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
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
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
舉繫辭故不復别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
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
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

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為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

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其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

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幷奪物將去轉散騎常侍秘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故尋領國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

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謚靖子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賣券澄為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為況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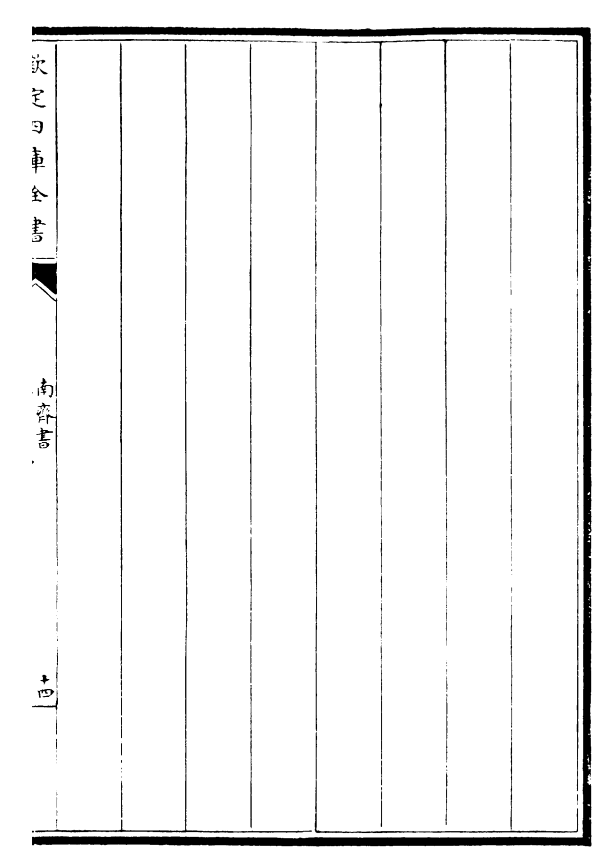
測遂為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時東海王摛亦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黄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大悦用為永陽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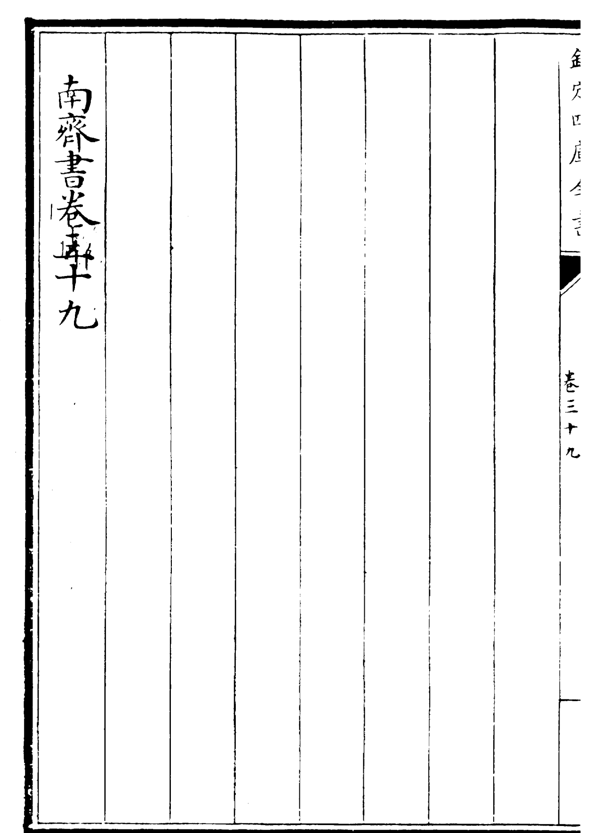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微言百代之通訓洙泗既往義乖七十稷下横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説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

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
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異而王
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
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不絕而罕復專
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服膺典藝斯風
不純二代以來為教衰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
為諸生端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
克隆均校王儉為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冑子觀其

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瓛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為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學者別見他篇云

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闗西璡居闇室立操無攜彥淵書史疑問窮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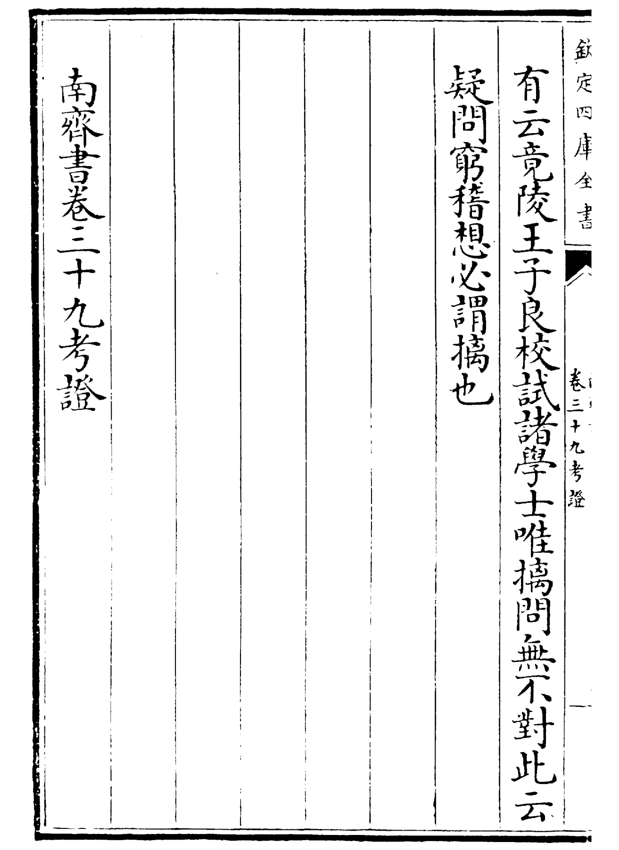


南齊書卷三十九

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陸澄傳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南史無異聞殊旨二句　臣承蒼按陸澄言王弼注易異乎儒學而王儉答之如此自唐孔穎達作正義專取弼書而康成之說遂廢矣

史臣贊彦淵書史疑問窮稽○　臣承蒼按彦淵當是王摛字齊書無摛傳南史附摛於王諶傳後不載其字



有云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擿問無不對此云疑問窮稽想必謂擿也

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謹案卷三十七第三頁後二行祖穎之刊本穎訛

隸據監本毛本及南史改

第六頁前八行山罍鐏按監本作盠山銅罍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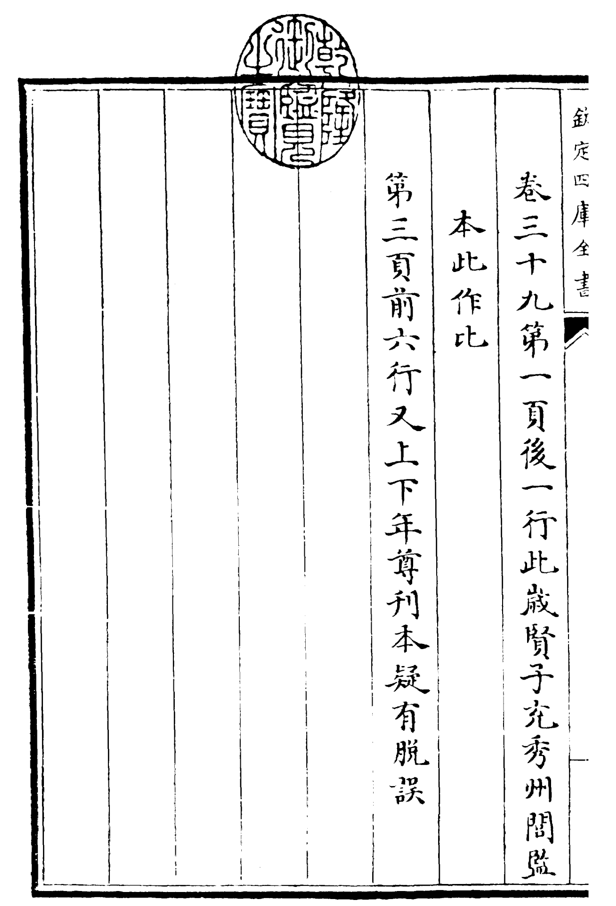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八第六頁後六行出為新安太守刊本出

訛中據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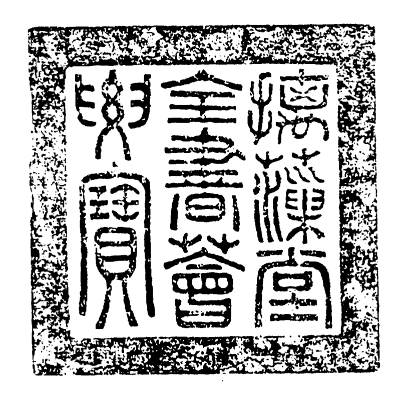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三行書與穎胄勸同義舉刊本勸上衍

或字據監本及南史删

第十一頁後五行任總連帥監本連帥作戎略



卷三十九第一頁後一行此此歲賢子充秀州閭監
本此作比
第三頁前六行又上下年尊刊本疑有脫誤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郭文焰